

第一篇 曾经和死神『握手』的网络高手

魏鹏来自太原，大专毕业刚工作，就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『怪病』。几个月的病床生活，他深深感受到了人生的可贵！中医的治疗使他的病奇迹般地痊愈。他毅然辞职，攻读『专升本』，继而到北京参加『就业班』……两年多的时间，居然已经成为一名月薪7500元的网络安全工程师。

魏鹏：男，太原人，28岁，外贸英语专科学历。

1996年大学毕业，分配~~配~~到山西省统计局，从事打字排版的工作，月薪为550元。

1997年4月，得了一种怪病，患病期间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利用时间。病愈之后，便报考“专升本”。

1999年7月，“专升本”毕业后到北京学习~~习~~德语，准备赴德国留学。

2000年4月，因~~因~~女朋友的原因，放弃出国，转而参加“就业班”学习，准备在北京发展。10月，结束“就业班”学习，到某~~网~~站实习，转正后，月薪为2500元。

2001年1月，到一家大型网络公司，担任技术支持工程师，月薪为3500元，随后涨到5500元。

2003年3月，到一家外企，担任网络安全工程师，月薪为7500元。

魏鹏个子不高，看上去胖乎乎的，一副金丝边眼镜背后，是一双好像没睡醒一样的眼睛。来我们这里学习的时候，他留着山羊胡，穿着大布衫、大短裤，脚蹬一双大趿拉板，背挎一个大书包——活脱脱一个日本浪人的形象。他几乎每天都迟到，几乎每天都会在上课时睡觉。我每次找他谈话，他都爱搭不理的，而且他还会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就这样。”似乎就算是受到了恐怖分

子的威胁，他也会面不改色心不跳。后来，大约是在毕业后的半年，在一次毕业学员的聚会时，当时的他让我眼睛一亮——这是魏鹏吗？简直一点都看不出来了。当时的魏鹏西装革履，雪白的衬衫衬托鲜艳的领带，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。整个人精神抖擞，气宇轩昂，俨然一位公司的高层主管！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？简直很难想象！

通过这一次我和魏鹏的深入交谈，我才明白，为什么他在上课的时候是那样一副打扮，而后来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在他大专毕业一年以后，曾经身患一种莫名其妙的病，夜间发烧，白天退烧，每天如此。他在大原所有的大医院都进行了检查，但都查不出来是什么病。甚至有的医生说：“很可能是白血病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”年仅 22 岁的魏鹏，在病床上躺了两个多月。那段时间他把 20 多年以来走过的路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，觉得就这么走了，实在太不值得了。如果这个病能痊愈，一定要换个活法！也许是苍天所赐，正在他极力想要活下去的时候，妈妈找来了一位老中医，而他在吃了老中医的药以后，居然真的摆脱了怪病的困扰！“死”而复生的魏鹏，似乎一下子有了用不完的劲：他先是到山西大学读了两年“专升本”然后到北京补习德语准备去德国留学。但是，由于女朋友不同意他留学，他就留在了北京。后来，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居然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个网络安全工程师，月薪也从最初的 550 元涨到了现在的 7500 元！无论在收入水平上，还是在精神境界上，魏鹏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。

魏鹏的故事，对很多人来说，都有相当的启发性：当我们每天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地生活、工作的时候，谁都不会感受生命的短暂和珍贵；而当我们的生命突然遇到障碍，甚至随时都有可

能完结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感到过去应该做的事情太多，而过去浪费的时间也太多，没有好好地孝敬父母，没有好好地对待朋友……如果我们能够亲身感悟这种深入骨髓的悔意，或许我们就会每天检视自己、告诫自己、完善自己，不让光阴虚度，而让生活充满欢笑。

采访魏鹏的时候，正值北京“非典”盛行，当时外面的餐厅和茶馆都不方便去，所以我们约好在我的办公室见面。晚上下班以后，楼道里静悄悄的，在忙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，我们两个人就像唠家常一样，开始了谈话……

一、走“后门”找工作

周 你是哪一年上的大学？

魏 :1994 年。那个时候，整个太原市的升学率是 5:1 左右，但我们学校是重点中学，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考上大学，不同的是，有的考上了名牌大学，有的则不是名牌。正式考入大学的考生应该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吧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一是因为扩招，二是因为现在民营学校比较多，上大学比原来容易多了。在上高中的时候，我是我们班的班长，但学习成绩并不怎么好，在班里属于中等水平。我们班不是特别好的尖子班，而是文科班，而成绩稍微好一点的学生都去学理科了。

点评：从魏鹏对他的高中的描述中，我感觉这所高中的教学质量还是很高的。全市平均五个高中毕业生里只有一个能考上大学，而他们学校则是五个学生里有四个能考上大学。但是，成绩好的学生都去学理科，而成绩差一点的学生学文科，这种分法却有待商榷。因为学习何种专业，最好根据个人的特点和爱好，以便更充分地挖掘个人的潜能。加拿大不设高考，学生在初中和

高中的成绩单将直接寄给学生申请的大学，如果大学同意录取，学生就可以在大学就读。大学一、二年级也不分专业，学生可以从几百门课程中选择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，只要挣到学分就可以了。到三、四年级的时候才分专业，这样可以让学生有一个选择的过程，看看自己的兴趣点究竟在哪里，自己究竟适合何种专业。不知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，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。

周：你上的是哪所大学？

魏：山西大学的外贸英语专业，是专科。我于 1996 年毕业 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统计局工作，当时我只有 21 岁。统计局下面有一个公司，做激光照排业务。公司使用的是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统 我就在这个公司做印前业务 包括分色、套色、试色 我主要做排版、出胶片等工作。省统计局有任务规定，我们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印刷一定数量的资料，出版一定数量的图书。

周：你学的是外贸英语专业，怎么跑到统计局做印前业务了呢？

魏：这就是大学教育不能学以致用用的结果。在我毕业的时候，国家的大学分配制度已经开始实行“双向选择”了。在我之前的毕业生，都由国家统一分配。但从我那一届开始，就没有统一分配了，有的同学找不到工作，户口就被打回原籍。我还是比较幸运的，赶上了最后一拨分配。本来我的原籍就在太原市，所以找一找关系，就进省统计局了。我说的找一找关系，指的是托人、送礼的意思。进去以后，在学校学的东西一点都用不上。

点评：目前我国大学教育仍存在一些急需改进的地方，如有些课程内容几年不变，一直与实际应用存在巨大落差。同时，有些学生在毕业后往往又难以找到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，学了几年的知识和技能似乎没有用武之地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。解决这

一问题的过程，需要政府、社会、学校、家庭和学生个人的共同努力，才能逐步得到扭转。

周：你当初做的印前业务是自学的，还是别人教你的？

魏：都是自学的，不过在工作中也跟着别人学过。我在那个公司的工作时间也就一年零三个月左右，熟悉工作的过程大概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。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计算机，但学得不是很深，只学过 BASIC 和一点 FOXBASE，能使用五笔字型打打字。当时觉得打字挺好玩，对打字特别感兴趣，于是我就苦练打字。后来，我中文打得飞快，搞专业打字的人都没有我打得快，大约能达到每分钟打 135 个字的速度，获得了学校组织的打字比赛的二等奖。上班以后只有打字这个本事还有用，其他的就全都荒废了。我在上学的时候，学的国际商法、国际贸易实务、新贸易条例等等，当时都背得滚瓜烂熟，但上班以后一直也不接触，所以就全忘了，这是最让我感觉到头痛的事！学了两年的东西，几乎都没有用上，而业余时间学的东西，反倒用上了。

周：当时工作的感觉如何？

魏：当时没有什么想法，就是工作嘛。刚毕业，几百元的工资，也就这样了。实际上我并不喜欢进这种事业单位，不喜欢被人家呼来唤去。单位里叫“这个头儿”、“那个头儿”的特多，官僚主义作风盛行。刚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，还有些新鲜感，就是先找份工作干着呗。我在大学毕业前夕，刚和女朋友分手，心情不太好，心想，就这么先呆着呗。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 300 块钱，又因为迟到了两次扣掉了 30 块钱，最后只拿到了 270 块钱，比较郁闷。后来转正以后，涨到了 550 块，但每个月还是存不下一分钱，跟朋友吃几顿饭，打两回牌，就没钱了。

点评：大学毕业，找份工作；工资不高，每月花光。魏鹏过着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 反正才 21 岁，反正有的是机会，所以就不紧不慢地随便找一份工作“先干着呗”。此时的魏鹏，只是处于一种“活着”的状态，心里没有一丝一毫想要做什么有意义的事，或者去奋斗一番的想法。

二、和死神“握手”

周：后来怎么又想离开统计局了呢？

魏：1997 年 4 月份的时候，公司给我们打乙肝疫苗。在打疫苗之前，我有点感冒，当打了第一针以后，从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，但并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烧了两天以后，我去人民医院开始住院，打吊瓶，一共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的时间。当时，医生说是一种炎症，但一个星期以后也没见好转，医生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。后来医院就把我转到了某医院。某医院是我们当地比较好的一个医院，我在那儿继续接受治疗，但仍然持续发烧。

周：是高烧吗？

魏：不是高烧，只是 38 度左右。我当时发烧有一个周期性，晚上开始烧，白天就好了，但到了第二天晚上，还会发烧。我当时已经在医院呆了一个月，但就是搞不清病因在哪儿。我的手指头上，全都是针眼，因为每次都要验血，每天要看白血球数量是高还是低。另外，一天打三瓶吊瓶，不停地打。我在医院的那一个月，白血球数量极高，要比正常人高出一二十倍。后来，医院就怀疑我得的是白血病，医生也给我家里人说了，“可能是白血病的征兆”。那时候我们家人都比较害怕，他们不相信，还要接着查。我经常抽血，抽骨髓，做穿刺。当时在医院做了一次穿刺，后来在医科大又做了一次穿刺，把骨髓抽出来看一看是不是白

血病。在医院那次穿刺，是一个实习医生给我做的。做穿刺的医生必须得有手劲，但那个实习医生是个女医生，她就没有手劲。所以她在给我钻的时候，给我钻斜了，疼得我几乎要死过去了！这种痛苦跟那种身体受到伤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！

周：当时打麻药也不管用吗？

魏：打麻药也没有用。麻药只能麻醉你骨头上面的部分，而骨髓是麻不到的。那种疼痛并不是“砍手砍脚、断手断脚”的那种疼，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验不到那种感觉的。而且，除了感觉疼，还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一种东西在往外流，心里特别难受！而那个实习医生，不但技术不好，还把切片给做坏了，而没有检查片就无法确诊。医生说：“可能是白血病，但有一部分症状吻合，也有一部分症状不吻合。”她说可能是这个切片做得不太好的缘故，要求再做一次。我赶紧说：“免了，不用做了！”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以后，我转到了医科大，然后在那里又住了一个月。开始，医科大给我用了一种最先进的抗菌素。那时候，好像一般病人都用“先锋二代”，而我是从“先锋二代”一直打到“先锋六代”。打一针就要几百块钱，但我一直打到“六代”都不管用，怎么也降不下去。然后，又给我上激素，这下终于降温了。但激素对身体不好，我打了两天就不打了，因为我感觉特别不舒服，而且家里人也都不让打。接着，我在医科大又做了一次骨髓穿刺。检查结果表明，不像是白血病，症状不太吻合。这样，我家里人就放心了。可还是天天晚上发烧，我一到晚上就糊涂，38度的状态会持续好几个小时，我整个人都会晕晕忽忽的。而且，一到第二天早晨我就退烧。白天的时候吃饭还能吃，走路也能走，也可以出去活动活动。

周 这样的话 你家里人需要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 是吗？

魏：对。基本上就是晚上发烧，白天退烧，就是这样一个规律。

一天三餐都是家里人给我送，晚上还陪着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1997 年“七一”不是香港回归吗，在“七一”之前我还想，估计我只能在医院里见证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性的一刻了。因为医生都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，估计是治不好了，就在医院里呆着吧。当时跟我一块住院的还有四个发热病人，在我住院期间就有两个人被推出去了，他们比我严重，因为高烧不断，所以把身上的器官都给烧坏了。我跟他们住的不是一个病房，我住在糖尿病科。因为没有病床，所以特别挤，我是跟别人合用一个病房。跟我一起住院的那几个病人的症状，跟我一样，都是查不出来原因的发烧，医学上叫“无名热”。我家人听说一块住进来的人都死了，就说要换个医院，再试试。当时想来北京协和医院，正在联系当中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妈找了个中医。

周：在哪儿找的中医？

魏：也是在太原。当时我还在医科大住院，其间我妈带我去了一趟太原中医院。中医院有一个熟人，他给我把了脉之后，让我把每天打的吊瓶，包括抗菌素、激素等，全都去掉。因为各种西药打得太多了，我的免疫系统都快崩溃了，所以各种药都不起作用了。他给我开了点中药，我就开始吃中药。大约两个多星期以后吧，减了 0.05 度，又减了 0.1 度，然后就一点一点地开始见效，后来情况基本就稳定了。从 38 度 5 降到 37 度 5 到了这个状态，基本上就不影响正常生活了。那时候马上就到“七一”了，我就是在 6 月 30 号那天办的出院手续。我终于在家看到了香港回归，当时心里特别激动。

周：你在出院之前就已经把西药都停掉了，然后就开始吃中药了，是吗？

魏 对。但是 我不敢跟医院的大夫说 我当时用的那些西药 都是经过十几个专家会诊之后确定的。自己偷偷停药，不敢让他们知道。

周：听中医大夫那么一说，你就停止用西药了？

魏 都停了 不打了。但是我还在住院 不打也不行啊 大夫也说我这个病，目前是治不好的，医院也只能想办法稳定病情，不能烧得更高。他们也确实没办法。后来就出院了，一直在家吃中药。吃了将近一个月以后，体温能稳定在 37 度左右，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。其实，到最后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病。后来还犯过一次，但没有那么严重，也就十几天吧。也是由感冒发烧引起的，也是那种症状，吃了点中药就好了。那次以后到现在，一直没再犯过。

点评：专家的判断，有时候也未必正确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牙怕酸、怕凉 就去看医生。医生说：“你的牙釉质脱落了 酸、凉刺激了牙神经。”我说：“那怎么办呀？”他说需要把牙换掉 安装假牙。我一听，吓坏了，把满嘴的牙都拔掉，那还不得疼死我呀！后来，我就开始自己琢磨其中的原因：牙的主要成分是钙，是不是我缺钙呢？后来，我就开始吃钙片，仅仅一个月以后，我的牙就不怕酸也不怕凉了。假如当时听了那个大夫的话，我的牙可能已经全部“永垂不朽”了。

所以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首先自己一定要好好想一想，而不要盲目听信他人。当然，并不能对任何事都持怀疑态度，对任何人都不相信，那也是不可取的。

三、病中感悟

周：完全康复是在什么时候？

魏：1997 年 9 月份的时候，病就好了。然后我就辞职了。

周：为什么要辞职呢？为什么不回去接着上班呢？单位给你报销医药费了吗？

魏：没给我报销，因为单位没买保险。医疗费总共花了 12000 多块钱，都是家里出的。我自己挣的钱，一个月才 500 多块钱，自己早都花光了。后来找单位，单位也说这事怪他们没有上保险。于是给了我 2000 块钱，就是“意思意思”。单位让我回去继续上班，我回去呆了两个星期，感觉没什么意思。本来在生病之前，我就感觉没意思，没什么前途，没什么动力。在生病住院的两个多月里，每天都躺在病床上，清醒的时候也不可能到处跑，所以我经常思考一些问题：也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，医生也说治不了，是不是就这样治不好了？如果真这样再烧几个月，我是不是就真的“翘辫子”了？我把以前的经历好好回想了一遍。越想就越觉得：我才 21 岁，真要是这样走了，也太对不起这一生了。我还没做过什么事情，理想、抱负，不要说实现，甚至连想都没想过，就这样走了，实在太不划算了！不过我也想过：万一我这个病能治好的话，我干什么？对，我得接着上学！虽然读了大学，但那只是个专科，专科毕业生工作起来没什么竞争力，没什么优势。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没有意思，挣钱也不多，结果这一生病，又花了 10000 多块钱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！这样一想，就一下子感觉到当时的工作变得没什么分量了，没有意义了。上学的时候，还觉得工作比较重要，必须找个稳定的工作，干几年，成个家，感觉工作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但从生病之后，我就感

觉这份工作已经一钱不值了。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我对这份工作没什么兴趣，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励我。

周：这些想法都是在生病的时候想到的吗？

魏 对 在病床上 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想 去思考。我想等我病好了，一定去上学，我还有好多东西都不知道呢。后来病真好了，我碍于熟人的面子，又回原来的单位工作了两个星期。后来觉得，说什么也不行了，熟人的面子也不能给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应该自己决定。于是我就把辞职报告递上去了，跟领导把情况一说，然后就走了。当时是 1997 年 10 月份，我选择到山西大学读本科。因为我没时间在家学，又没人辅导，学的东西太肤浅，所以我感觉还是脱产的方式比较好，可以和同学共同学习，有那种学习的环境。于是，我参加了山西大学英语本科脱产班的自学考试。10 月 18 号，到山西大学报名参加考试。1999 年 10 月份，通过了脱产班最后一门课的考试。

点评：脱产学习“专升本”自学考试，两年的时间就全部学完了。看来，这两年魏鹏是在专心致志、玩命地学习。而且他选择了脱产，不是业余，也不是在家自学。脱产学习可以集中精力，其他的事情都不用去想，全身心地投入，这样学习效率就会很高。

四、因为爱情 放弃出国

周：读两年专升本，一共通过了多少门课程的考试？

魏：八门。总共应该是十三四门，但因为我专科学的是英语，有几门可以免考。我拿到了毕业证，又申请到了文学学士学位。这是比较难的，自考一般都很难拿到学位。在上第二年的时候，我想出国读几年书，通过朋友介绍，我想去德国。因为去德国读

书免学费，只要你懂德语，有足够的生活费，就可以申请。我花了 10000 块钱的中介费，通过中介办理了手续。在德国一年的费用应该在 50000 元人民币左右，这 50000 是押金，你账户里必须得有。在德国每月的生活费大概是 800 到 1000 马克，再加上机票、零花，一年有 50000 块就够了。我 7 月份开始准备这个事情，9 月份就来北京了，在人大上德语班。

周：那时候从太原来北京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读这个德语班，然后去德国学习吗？

魏：对，就是为了出国。当时整个山西省都没有德语班。从 1999 年 9 月底开始在人大读德语，读了半年多的时间，一直到 2000 年的 2 月份。后来我改变主意了，没有去，是因为女朋友的原因。我和女朋友是在山西大学认识的，她是山西大同人。当时我来北京学习的时候，她在大同那边工作。我想去德国，但我女朋友舍不得离开家，不太想去，而且“钱”也是个问题，因为最少得七八万人民币。我很想去，很渴望再出去读几年。我就怂恿我的女朋友，说我先过去半工半读，一年也能挣几万块钱，等我在那边落脚了，然后她再到北京学半年德语，然后她也到德国接着读书。但我女朋友担心我一去德国，就会和我分手。她经常在电话里哭哭啼啼的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就跟她解释，去德国是为了我们的前途，咱们一块儿去，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。但是，我女朋友一心认为，我是不想再继续跟她来往了，所以才要去德国的。

周：是她误解你了，还是你当时真的不喜欢她了，想跟她分手呢？

魏：当然是她误解我了。我们当时已经交往两年了吧。在山西大学学完以后，她回大同了，我来北京了。当时她在大同外经贸

委工作，比较稳定。女孩子嘛，就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而我的想法就不太一样，我想出去闯一闯。结果她就误解我了，所以在通电话的时候，她就经常伤心地哭。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她给我打电话，哭着说我不要她了。我当时怎么也说服不了她，后来我一想：干脆算了，我也不去德国了！

周：仅仅因为舍不得女朋友，就放弃出国留学了？

魏：对我舍不得女朋友，舍不得那段感情，留下来以后，在接下来的下半学期，我想考托福。在学英语的过程中，我接触到了电脑部，看了宣传材料以后，觉得还不错。考完托福之后，我就想，既然不去德国了，必须得在北京站稳脚跟，也不能老拿家里的钱嘛。当时想，光靠我学的这个英语，想找一个像样的工作，也不太实际。我周围学英语的同学的工作都不怎么样，我想，还是学点有用的东西吧，至少学完之后能找份像样的、收入稍微好一点的工作。

五、课堂上的“睡虫”

周：你看了电脑部的材料以后，为什么感觉还不错？

魏：当时我看了你们的课程介绍，到选聘老师的流程，感觉比较正规，感觉能学到真东西。所以，上完托福之后，我在 3 月份报了电脑部的第一个“就业班”。当时你们的“就业班”分成三个班，如果三个班全报的话，一共是 9000 块钱。我又说服了家里人，又给我出了 10000 块钱。3 月份我就开始读这个“就业班”了。

周：你学了哪几个班？当时有 C01、S01、E01 三个班。

魏：我当时这三个班都学了。C01 是葛老师教的网页设计，但我

没学多少网页设计。虽然学会了网页制作，但网页设计却怎么也学不会。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“设计”的感觉。“设计”这种东西需要天分，需要对色彩的一种感觉，而我对色彩的感觉就不好，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看。看到别人做得那么漂亮，我的就只能扔掉了。我对网页设计提不起兴趣，但对网络管理却非常感兴趣。

点评：2000 年的 2 月，我在北京第一个推出了“就业班”的概念，这也是全国第一个“就业班”。当时网站特别火爆，网站人才特别紧缺，所以我参考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课程设置，推出了一个叫做“网站工程师”的专业，内容包括：网站前端页面设计（代号为“C”）、网络平台的架构和管理（代号为“S”）、后台动态页面和数据库编程（代号为“E”）。对于一个网站的架设、开发、运行而言，这三方面的内容已经比较全面了。学习这样的内容，在国外叫做“Web Master”，企业中也存在这样一个实际的工作岗位。而为了便于中国人称呼，我把它定名为“网站工程师”。这样的培训课程，在全国尚属首家，一改当时大家都在进行认证培训的现状，很快便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。报名参加的学员很多，而其他培训机构也纷纷效仿。魏鹏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的，因为我们的培养目标正好与他当时的想法一致——通过学习、掌握一项技能，获得一份工作。

周：网络管理的老师是刘东吗？

魏：对，是刘东老师。网络管理这个班，我学得也是“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晃荡”，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总睡觉。你也知道这是我的习惯，我一到那个时间就犯困，一吃完饭就想睡觉，从上初中的时候就养成了这个习惯。而且，我上课经常迟到。我记得当

时正在修路，每天骑车弄得满身都是泥。

周：上课睡一觉醒来，跟不上老师讲过的内容怎么办？

魏：这就是我最大的痛苦。其实，如果我高中的时候上课不睡觉的话，让我从头到尾地复习，考清华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上课的时候，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睡过去了，几乎上课铃一响，我就开始睡觉。我一直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，估计是大脑里的某个东西出了毛病 控制着我 就像催眠一样 老师一讲我就困 不讲我就不困。下课铃一响，我就跟同学出去玩了。

周 刘东讲课讲得那么好 你也睡觉啊？

魏：照睡不误，但睡得相对少一些。我感觉刘东讲得确实不错，我基本上都能明白，能跟得上。即使有些地方学得不太明白，下课看看书也就懂了。相对来说，我对网络管理还是比较感兴趣的，但当时我没有电脑，基本上都是在课堂上练，课下就没得练了。

周：当时在学网络管理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到有哪些地方特别难？

魏：因为我原来是学英语的，没有接触过电脑，所以说起比较难的，我觉得是一些概念。比如网络基础，我就不是特别明白，大概只能明白七成左右。后来在学习编程的时候，我的兴趣也没有对网络管理的兴趣那么大，我做项目的时候，有些环节衔接不上。因为做项目重在实践，但我参与的实践比较少。实际上，当时在选择学校的时候，我比较了好几个学校，我比较看重学校对老师的选择。因为我一直在上学，我感觉学习一定要有一个好老师，他要把你准确地带进门。如果把你带偏了，你就特别容易走弯路。主要是看老师有哪些经验，学校对老师有什么监督制

度，如果老师教得不好，学校应该怎么办。我觉得你们在这些方面做得就比较好。

周 在那个时候 电脑课排得很紧张，上下午都有课，一天下来也得不到休息，你感觉累不累？

魏 累，当然累，不过累也得学呀。既然来北京了，钱也花了，苦也吃了，罪也受了，如果再不学点东西，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那就太不划算了。

点评：魏鹏上课睡觉的情况，的确比较奇怪。当时我跟他谈过话，但也没有用，他说控制不住自己。实际上，他自己也不想睡觉，已经花了那么多钱，却都睡过去了，肯定心疼。但是，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，他还能坚持学下来，而且掌握了 70% 的内容，已经很不错了。

六、形象表现心态

周：我记得，当时你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你那时候很潇洒，很自在，经常背一个大书包，还留着胡子，是吧？

魏：对，留了个山羊胡。当时就是为了追求个性。因为上学比较自由，也不工作，所以就想舒服一点，随便穿衣服，随便留发型，随便留胡子。可能我当时比较松懈，不想约束自己，所以就出现了那种形象。

周：但后来，我看你工作以后，突然变得西装革履，还打着领带，拎着皮包，跟原来一比，彻底变了一个人。后来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在上课的时候留的发型，留的胡子，经常给人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。

魏：当时并没有这种意识。不过后来想想，可能是有点玩世不恭